

【All郊】THE DOLL 4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340840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340840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all郊, 戡郊
Character:	殷郊, 杨戡, 姬发, 姜子牙 - Character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1-04 Words: 5,897 Chapters: 1/1

【All郊】THE DOLL 4

by [sissisuxin](#)

Summary

黑手党au

此文所包含所有地名，情节均为虚构。

本章包含【戡郊】

4

殷郊感觉自己正在一点一点烧起来。

他跌跌撞撞的穿过人群往外跑，似乎一路撞到了很多人但他没有余力去在意，甚至不敢往任何人身上看一眼。他残留的些许理智只有一个念头——去没有人的地方。

有没有谁能……父亲吗，这里离殷商府邸太远了。

姬发——他试图联系姬发，但是手机似乎在刚才和崇应鸾的冲突中遗失了。

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附近并不是居民区，离开酒店之后周围就没有什么人影了。殷郊不知道该感谢于此还是该咒骂，只尽可能快的朝黑暗中跑去。至于一会儿谷海潮能不能找到他，他已经完全没有余力去考虑了。

杨戡所在的教堂并不在居民区范围内，周围很荒凉，教堂一反常态的占了很大一块空地，即使是白天也没有很多人。

听说这所教堂很久以前是某个商业大亨的住所，因为不服从黑手党被杀，所有财产都被夺走，这里也被强行改造成了教堂。这所教堂从那之后成为了由黑手党兼管的中间地带，按理说这样的背景让它成为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，但由于教堂本身来历的不正当，又和黑手党及犯罪扯上关系，几乎没有牧师愿意来这里。不过杨戡不在乎，他本身也不如表现出来的那样虔诚。讽刺的是，自从杨戡来到这里，破败的教堂反而逐渐人多起来，至于是因为信仰还是因为杨戡那张俊美的脸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今天晚上杨戡如往常一样准备着明天的晨祷，外面的风呼呼的吹着，在风声中他听到了一些别的动静。杨戡淡定的合上手中的书，起身去查看。声音是从礼拜堂那边传来的，按理说这么晚应该不会有人，但与时间无关，这个世界总是有人需要帮助的。

他推开侧门走进去，十字架下的蜡烛在燃烧着，像是在黑暗中亮起的小小希望。声音就是

从那里传来，杨戩走上前，有一团人影蜷缩着，在十字架下方的地面上，发出被压抑的痛苦呻吟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杨戩慢慢靠近，那个身影颤抖得厉害，看起来像是没钱买药的瘾君子。这种人一般都很疯狂，他应该害怕的，但他一点也不。杨戩好像天生缺少某些情绪，他不会害怕，不会慌张，不会生气，稳定却有些冰冷。

“别、别靠近我。”那人喉咙间挤出拒绝。他的声音听起来难受极了，仿佛竭力忍耐着什么，他紧紧的抱着自己的双臂，即使在如此昏暗的环境里，也能看到他被自己抓烂的衣袖。

“需要我帮你叫医生吗？”杨戩蹲在离他一臂远的地方，“或者我可以把你绑起来。”

对方没有回答，只是抖得更厉害了。杨戩沉吟片刻，决定先把他绑起来，再帮他叫医生。他站起身想找根绳子，刚转过身，那人突然扑过来，一只滚烫的手抓住他的脚踝，一把将他拉翻在地。然后那人整个压上来，他简直已不像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团燃烧的火，一块烧红的炭。

杨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很淡定，他没有挣扎，只是翻了个身仰面朝上。那人顺势骑在他腰上，臀肉牢牢压着他的胯部，前后摩擦着。他撕扯着自己的衣服，但明显有些失控，手指的动作急切却不得要领，本就凌乱的西服被蛮力扯破，扣子崩飞到角落里。

只点了几支蜡烛的礼拜堂十分昏暗，即使这样依然能看清这个人漂亮的五官轮廓，他身上的西装衬衫都不是普通人穿得起的，是有一定身份的人，按时间和穿着推断他刚才应该是在某个晚宴上。是被人见色起意下药了吗？又或者是某个大户人家的小少爷被人算计了？从下仰视他逐渐裸露出的身体，杨戩默默分析着眼下的情况。与其说他现在是超乎常人的冷静，不如说是在不知所措——他发现自己硬了。

一直以来杨戩都是被归类到奇葩的那种人。除了刚才提到过的，始终稳定却本质有些冰冷的内核之外，他不曾真的喜欢过谁。也不是没有朋友，不过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对他的评价出奇的一致，都觉得这个人可能真的没有七情六欲——不止是没有情，也没有欲。什么年少怀春、性幻想，他统统没经历过，虽然并不是个虔诚的教徒，却莫名的活得像个圣人。

而此时此刻，这个圣人，无欲无求的杨戩，被一个陌生人压着骑在胯上，硬了。

他的前半生仿佛被颠覆了。而此时那人已经撕完了自己的衣服，终于发现身下的这个人还衣冠楚楚。杨戩在他开始对自己衣服动手的时候还有点懵，本能的伸手去阻止，这点说不上反抗的动作惹恼了那人，他动作有些粗鲁的扒了杨戩的衣服把他手腕绑了起来。

“别动，”那人摸着他的脸，声音既迷离又温柔，“会很舒服的……”

然后杨戩的裤子就被他撕了。他看着那根半硬的阴茎，好像是第一次见被自己骑着还没完全勃起的人似的，带着对欲望的渴求和一丝新奇，伸手圈住那根非常干净的肉棍，没撸几下就立得笔直了。他十分满意的坐下去，空虚到极点的身体终于被填满，开始自顾自的起落，嘴里发出欢喜的呻吟。

相比那人纯粹的满足和欢愉，杨戩的感受就有些复杂了。作为一个生性冷淡的神职人员，他过去的经历中和其他人最近的距离，也不过是虔诚的教徒拉着他的手忏悔，而这个人——他甚至看不清他的脸——把他绑在十字架下方，侵犯着他。这算是侵犯吗？严格说来好像他才是施加侵害的一方。他甚至觉得很舒服。

是的，舒服，他从未体会过、也从未想象过的舒服。并且，完全不觉得讨厌。

而一个身份体面的人，被迫在这所荒凉的教堂里，绑住一名素不相识的牧师，强迫对方在礼拜堂里做爱——正常人哪里会这样呢。不论这个人是谁，他确实是可怜的。杨戩觉得即使单纯只出于善良，自己也没有理由不帮帮他。

于是他挣脱了本来也没有绑紧的手腕，配合着身上人的动作往上顶弄，没有几下那人就尖叫着高潮了。浊白精液星星点点溅在牧师的黑袍上，在昏暗中若隐若现。

高潮后他的理智似乎回归了一些，意识到自己做了些什么，他几乎是带着哭腔开口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他说，“我不想这样的……”

杨戩坐起来，在蜡烛的微光中试着去触碰他。他的脸上湿漉漉的，是汗水混合着泪水。

“没关系，”杨戩的声音本身就柔和，说起话来像是读着一首诗，当他刻意放轻声音说话时，没有人不为之柔软，“这不是你的错。”

他的阴茎还硬着，顶在对方的穴里，手缓缓的、不带情欲的抚摸着对方的背，试图让他好

过一些。

但杨戩知道这一刻只是短暂的温存，今晚没有那么容易结束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对方的哭声渐渐弱了下去，赤裸的身体重新变得滚烫而骚动，穴肉欢喜的蠕动着。

杨戩不想待在冰冷的地上继续，他当机立断把人扛起来，带进自己的卧室，放到床上。那人立刻扑过来，他一把压住他，抬着他的腿插了进去。

他的体内非常热，非常紧，非常湿滑。杨戩皱着眉长出了一口气，才开始抽插。这具滚烫的身体密密实实包裹着他，需要着他，依附着他。掌心中触碰到的皮肤光滑有弹性，带着诱惑的热气，如此美好的一具肉体，没有人能拒绝。

他用力的**着他，脑中依然保持最后的理智，他们没有任何情感上的交流，对耽于情欲的一方来说，只有纯粹的欢愉，而对于另外一方来说，仅仅是善良的选择与付出。

于是在黑暗中进行的这场性爱，无关情欲，它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救赎。

漫长的黑夜过去了。

殷郊在做梦，很奇怪，他知道自己正在做梦。

梦里他回到了自己少年时住过的那所房子里，站在自己的房间一隅，柜子上放着很多相框，照片里少年的殷郊，和现在的他很不一样，那样的鲜活、自在，那样的干净。

他看到了少年时的姬发，年轻的倔强的脸，笑得灿烂得带着点傻气。

他还看到了自己的母亲。记忆里从未褪色过的，美丽、温柔的妈妈。

殷郊那么怀念曾经的时光，但是他不敢伸手去碰触哪怕是一张照片，怕碰碎了这样的美梦，在那样的美好下也越发显出现下的他内心的卑微。就像习惯于黑暗的人不敢再沐浴光明，他在黑暗中挣扎了太久，过去于他来说，就是那不敢再触碰的光。他实在是太过想念那些时光了。

然后他看到了桌上的日历，上面显示着一个永生难忘的日期——正是火灾的那一天。在大火中妈妈失踪，而他变得支离破碎。那一段记忆变得极其模糊而撕裂，在姬发找到他之前，脑海里残留的只有性瘾的折磨和无尽的绝望。

他打开门向外跑去——即使知道这是梦，无论做什么都是徒劳，他还是迫切的想做什么，想救下妈妈，也救下那时的自己。

可是打开的门板后只有炙热的火海，火舌扑面而来，将他烧为灰烬。

殷郊坠入了深渊。

他化为一点一点的尘埃，漂浮在深深的黑暗之中。没有声音，没有光亮，没有希望，也没有人。只有无尽的孤独。

就这样过了很久很久，久到他快要忘记自己是谁。

虚无的黑暗中忽然响起了歌声。一开始只能隐隐约约的听见一点旋律，但随着时间过去，那歌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男声、女声、童声，所有的声音混杂在一起，他们唱着：

Pie Jesu, Pie Jesu, (仁慈的耶稣)

Pie Jesu, Pie Jesu, (仁慈的耶稣)

Qui tollis peccata mundi; (他洗净世人的罪孽)

Dona eis requiem, (予他们永恒的安息)

Dona eis requiem. (予他们永恒的安息)

Agnus Dei, Agnus Dei, (神的羔羊)

Agnus Dei, Agnus Dei, (神的羔羊)

Qui tollis peccata mundi; (他洗净世人的罪孽)

Dona eis requiem, (予他们永恒的安息)

Dona eis requiem. (予他们永恒的安息)

Sempiternam, sempiternam requiem. (永恒的、永恒的安息)

那歌声如此圣洁，如此优美。它带来纯白的光明。

在这歌声中殷郊缓缓睁开眼睛。

白色的天花板，白色的墙，身上盖着柔软的被褥，像一团白色棉花糖。歌声远远的在走廊里回响着，逐渐消散。风吹起浅色的窗帘，阳光明媚的照在墙上，不大的房间里，所有东

西整齐摆放着，桌上有一本翻开的圣经，中间夹着一道书签。

是啊，这里是教堂，应该是牧师的房间，刚才的歌声大抵是做晨祷的人们。

昨晚的记忆缓缓浮现——他遇到崇应鸾，离开晚宴，在黑暗中来到这所教堂，然后……殷郊把脸埋进双手。他都干了什么啊？

浓浓的愧疚和自我厌恶涌上来，他坐着久久没有动弹。混乱的思绪中只有一件事异常明晰，那就是无论牧师怎么咒骂他，都是他理应承受的。

于是他静静地等待着被审判。

身上非常干净清爽，明显是有人替自己清洗过，衣服是纯棉的常服，略有一点短，应该是牧师的私服。这一切都显示着牧师的善意，而这种善意又加深着他的愧疚。

他没有等太久，门外传来不徐不疾的脚步声，然后停在门口。门板打开，他转头看过去。那是一个十分俊美的男人。殷郊很少见到能把长发留得好看的人，姬发算一个，而这个牧师是和姬发截然不同的气质。明明是浓烈的五官，下垂的眉眼却无限削弱了这种长相带来的攻击性，显得无辜而沉静。他微抬眼眸看过来，眼神如此平稳柔和。

“你醒了？”他说话的声音不徐不疾，像是读着一首诗歌般让人沉醉，“身体感觉如何？”

虽然已经在去晨祷之前看过，但坐在阳光中发呆的殷郊实在是太过漂亮了。是的，漂亮，并非那种偏阴柔的美，而是英俊的、如雕像一般的漂亮。在阳光中他的睫毛纤毫毕现，眼神干净又忧郁，眼角有一颗脆弱的泪痣，饱满嘴唇微微抿着，整个人像是一块透明的冰晶，美丽又易碎。

殷郊握紧双手，呐呐开口：“昨晚……对不起……”

眼看着他陷入自我谴责中，杨戩截住话头：“没关系的，你不用自责。”他的声音实在太过柔和了，没有人会怀疑其中的真诚。

殷郊怔怔看着眼前的牧师。那双温柔的黑眼睛注视着他，里面没有哪怕一点点的厌恶，满满的都是关切，似乎他是被谅解的、被祝福的。这种感觉很难去解释，但无论如何，殷郊冰冷而空洞的心感觉到了一阵强烈的温暖。

杨戩露出一个笑容：“还不知道你的名字？”

“我叫殷郊。”殷郊说，“总之……谢谢你。”

“我叫杨戩。”杨戩走过去坐在他对面，“不必道谢，昨晚的你需要帮助，而很幸运的，我刚好可以帮助你。”

明明不是这样的。殷郊想反驳，还没出口的话却消散在杨戩的眼睛里。那黑眼睛印出他有些局促的脸，殷郊突然就觉得起因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他很幸运，在无助中遇到了杨戩这样的人。

于是他对杨戩露出了笑容，包含着感激和释然。

这时敲门声响起，一个穿着普通棉布裙子的妇人推门进来。她的头发随意扎起，手里提着一个竹篮子，里面装着很多手制饼干。

“花姐。”杨戩起身迎上去。

被称为花姐的妇人笑道：“这是杨牧师那个朋友吧？”她温暖目光看向殷郊，“多好看的小伙子，身体还好吗？”

“他好多了。”杨戩替他回答道。

花姐把手里篮子塞到杨戩怀里：“这是我自己烤的饼干，你们俩一起吃吧。”

“好的，谢谢花姐。”杨戩笑着接过篮子。

殷郊却没说话。他看着花姐，她和杨戩说着话，那么温柔，那么温暖，身上有洗衣剂的淡淡香味，还有一种独属于女性的、独属于母亲的气息。

直到花姐寒暄完告辞，他也久久没回过神来。

他忽而想起昨晚的梦。从火灾之后他就一直在寻找失踪的妈妈，但也许是受了刺激的缘故，无论他如何努力，都回忆不起当时的场景。然而昨晚的梦里，他遍寻不得的记忆展现出了其中一个碎片，那么真实那么具体，他现在还能想起照片上妈妈的笑容。

是他的记忆要回来了吗？

早些时候的另一边，姬发独自一人开车来到了博洛尼亚。他是来见姜子牙的。姜子牙作为姬发父亲姬昌的朋友，是在姬发自暴自弃时将他拉出泥沼、并给予他新生活的人。对姬发来说，姜子牙就像是他的第二个父亲，他打从心底尊敬且感激他。如今姜子牙年事已高，从警局退休后，他就搬到了博洛尼亚，过着悠闲的退休生活。这座城市离米兰并不远，姬发有空的时候就会过来看他。

“还是没有任何线索。”姜子牙往茶壶中抖着茶叶，“你哥哥是跟着姬昌一起去的，之后却再也没人见过他，我们断断续续查了这么些年，什么也没查到。这件事太蹊跷了。”

姬发没有说话。他关上天然气，把咕嘟作响的热水壶提到姜子牙身边。

“你也别心急，人不能凭空消失，可能只是我们还没找对方向。”姜子牙安慰着他，把热水倒入茶壶，茶叶在壶中翻滚，“不过姬昌的事，就现在看来十有八九，和殷寿有关系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姬发两手各拿着一个茶杯，跟着姜子牙来到茶桌旁落座。

“这件事你告诉过殷郊吗？”姜子牙问他。

姬发摇摇头：“他的情况够糟糕了，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些。”

“殷郊这孩子也够苦的。姜女士还没有消息吗？”得到否定答复的姜子牙叹了口气，“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”

姬发知道姜子牙想问什么，他没有马上开口，而是拿起茶壶给两人倒上茶水，才一字一句正色道：“姜伯伯，我不瞒你。其实我没有那么想报仇，不是说不恨仇人，但是我不想一辈子只带着这份仇恨生活。”他手指转着面前的茶杯，垂眸注视着橙红的茶水，“找到哥哥和姜女士之后，我想带着郊郊离开这里。我们错过了太多年，只想去过平静的生活。”这些事他在心里想了很久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经历了怎样自我解脱的思考，又放弃了什么，才最终做出这样的决定。在这个圈子里，姬发比谁都知道，平静的生活有多不容易，对于道上的大部分人来说，这仅仅只是一个奢望。

姜子牙点点头：“你能这样想再好不过，省了我劝你的功夫。”他喝了口茶，眯着眼心情愉悦，似乎是很满意姬发能这么想得开，“放弃报仇不容易，姬昌也会替你高兴的。你们这些年轻人，都值得更好的生活。”

姬发沉吟着没有说话。其实他今天过来并不是想和姜子牙说这些的，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事。可出于一种愧疚的心理，他迟迟开不了口。

虽然和姬发只相处了几年，但姜子牙何其了解他，见他冷着脸坐在那里一言不发，就知道他还有话没说：“什么事？说吧。”

姬发把一杯茶喝得见底了才开口：“殷寿最近会有大动作，天尊他们最好早做准备。”

姜子牙闻言皱起眉头：“怎么回事？他拉你入伙了？”

姬发点头：“他刚刚掌权不久，根基不稳。我猜测他这时候强行绑定我，是想通过我接触政府的关系。”他长出一口气，直视着姜子牙，眼神无比的凝重，“他是个不择手段的人——我们可能要面临洗牌了。”

“……”姜子牙摸着下巴上的胡子，这是他思考时的惯用动作，“操作得当的话，这对于我们来说未必是件坏事。”

“所以要早做准备。”姬发说。

虽说如此，殷寿会从哪里入手谁也预料不到，想要达到预想中的效果何其困难。这下两人都没了喝茶的心情。姜子牙走来走去，嘴里边喃喃自语思索着。

半晌之后他突然反应过来：“等等，你怎么会被他绑住——他是不是用殷郊威胁你了？”

“是。”姬发心知果然还是逃不过，他端坐着，双手乖巧放在膝盖上，一副真心悔过的模样。

姜子牙见他这准备万全只等挨骂的样子，气不打一处来：“所以你就这么轻易被威胁了，啊？”他越说越气，“刚才还说想和殷郊去过平静的生活，转眼就在这个泥潭里越陷越深。你，我怎么说你，唉！”

“我总不能扔下殷郊不管啊……”姬发小声辩驳。

姜子牙看着这个他最欣赏也最宠爱的后辈：“第二次了，姬发，这是你第二次为了他往火坑里跳了！”他痛心疾首，“第一次为了他，从警局辞职跑去混黑道，第二次为了他，被迫卷进殷寿的脏事里。你明明有机会可以脱身的！”

姜子牙气得在屋里转圈。姬发低着头，老老实实的不发一言。对这个如同父亲的人，他不是不愧疚，姜子牙比任何人都希望姬发能远离这些人，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，但他注定要让这位老人失望了。

同时，姜子牙也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姬发。他知道这个年轻人对殷郊有多执着，姬发会做这样的选择，老实说他一点也不意外。与其说是气姬发把自己陷入危险境地，不如说是恨老天不公，让一双这么美好的青年人尝尽世间苦楚。

姜子牙长长的、长长的叹了口气。他看着姬发端丽秀美的脸，怅然道：“这样值得吗？姬发。”

姬发笑得如少年时一般灿烂，那种堪称美好的、一往无前的光芒闪烁在他眼中。

“值得。”他说，“为殷郊什么都值得。”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